

论《资本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 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

元晋秋

[摘要] 作为“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资本论》的理论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资本积累孕育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和主体条件，资本通过对外输出而进行的全球积累使得这两大条件发生分离：在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不足，但主体条件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迅速成熟，由此使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得以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并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所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启和推进过程中，《资本论》也始终在场，且对这一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资本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21)04-0035-07
DOI:10.13624/j.cnki.jgupss.2021.04.003

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在哪里？马克思曾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1]407}这里的“自己的知识”，核心即马克思发现并揭示出的两大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601}。在此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首先就在于它揭示并阐明了上述两大规律，因为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发现并揭示规律，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事物的发展作出论断。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还在于它在运用这两大规律“去探讨人们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因为科学论断建立在实现这一论断所需各种条件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始终

高度关注未来社会的生成条件——在他们看来，科学社会主义(起初表述为“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676}。从上述两点来看《资本论》这一作为“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3]，其价值不应仅仅限于它运用两大规律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刻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生成条件。本文试图呈现《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这种生成条件，并将其置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中考察，以此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一、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生成条件

《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社会生成条件的阐明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其“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539}——这个作为“旧世界”和“现有的前提”

[收稿日期] 2021-02-25

[作者简介] 元晋秋，河南林州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得以生成和存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以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为轴心,因此,“资本”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聚焦点。从《资本论》中的表述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阐明同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剥夺”“剥夺者”^{[4]874}的社会革命的提出、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新的社会制度的生成等内容,直接源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章最后部分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4]872}的分析。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既是这一社会形式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生成条件的孕育过程。大体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孕育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生成条件。

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相关的论述看,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可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得以建立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并认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无法避免人们在社会中“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53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但尚未详细深入地研究这一过程,《资本论》则深入、细致地阐明了这一过程。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即资本积累过程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二是将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投入生产过程。二者相互支撑、互相促进。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和各资本之间竞争所产生的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最大化”成为二者共同的目标:前者要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价值,后者要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两个环节作了详细说明。

对第一个环节的详细说明集中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推动生产力发展角度看,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价值,通过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实行换班制度等手段进行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篇),

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在“量”上的发展和提升,这种发展和提升主要源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4]208}的极限式(甚至是突破极限式地)使用。如果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上,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则主要在“质”上,因为这种发展主要源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4]443}和自然界的自然力的开发及利用。第四篇则是对这一过程的详细阐述:在第十一章“协作”和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详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如何通过深化、发展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来深度开发利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过程;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则主要是对生产过程中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说明,因为机器的动力机(如蒸汽机)就是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装置。第五篇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考察。总之,在最大限度地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在生产过程深度开发利用人自身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使得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迅速提升。

对第二个环节的详细说明主要集中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在其中谈道:“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4]671}我们知道,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再投入生产过程进行资本积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成为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扩大再生产于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鲜明特征。从推动生产力发展角度看,这种扩大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不断提升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4]743}具体而言:随着持续的资本积累带来的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所雇佣和支配的劳动者的数量也必然相应地增加,由此使更多的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资本雇佣劳动者数量的增多还为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由此使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开发利用,并使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规模的扩大同时为生产过程中更多地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创造了条件,

由此促进了自然界的自然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开发利用,从而大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详细阐明,深刻地回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的问题,即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5]36}。不仅如此,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从未来社会生成条件的角度明确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6]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资本积累在孕育出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孕育出了这一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即“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4]874}及其反抗的不断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5]43},并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大体上看,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推翻旧世界并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任务,是因为它是一个兼具先进性与革命性的阶级。但是,这种先进性和革命性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详细分析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是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的塑造。从根本上说,资本积累所追求的并非使用价值的积累,而是价值或者说交换价值(也即货币)的积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在这里只是手段。如果只是使用价值的积累,那么这种积累就会有一定的限度,如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以及产品本身的存续时间(保质期)等。但是,价值或交换价值(也即货币)的积累是没有限度的,因而这种积累是一种无限的积累。正是在资本的这种无限积累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普遍的勤劳”被塑造出来并逐步内化为一种阶级品质,此可视为资本积累所塑造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积累自身,通过开发利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由此不断提高生产过程的组织化程度,在这一趋势下,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被塑造了出来,此可视为资本积累所塑造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之二;开发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

来生产剩余价值并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是一个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运用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始终处于生产的第一线,要适应这种生产条件,他们就必须了解相应的知识并掌握相关的技能,逐渐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此可视为资本积累所塑造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之三。此外,资本积累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各种动荡与冲突,工人阶级身处于其中并居于最为不利的地位,这些动荡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育工人阶级的因素。一方面促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使命,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工人阶级学会如何“科学地对待”不断发展的、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被称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上述先进性的塑造视为“资本的历史使命”^[7]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资本积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者的革命性的塑造。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深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其中,“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4]743}规律深刻地阐明了资本积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者的革命性的塑造。具体而言,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越来越广泛的机器被使用将工人从生产过程中排挤了出来,由此引发的是“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4]725}。在此过程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的无产者之间的生存竞争日益加剧,其生存状况不断恶化,这一进程所引发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1]561}换言之,资本积累是同广大无产者的贫困积累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的,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者的贫困积累程度也在不断加剧,由此塑造出了他们的革命性,表现为他们对现存制度越来越剧烈地反抗。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过程一方面孕育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孕育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基于这两大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论断,即当资本积累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被“敲响”^{[4]874}了,通过剥夺剥夺者的社会

革命,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将取代资本主义。

二、资本的全球积累与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分离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论断只是马克思基于资本运行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所做的一般分析——在这种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充分展开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的资本全球化问题,资本积累同它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处在同一个区域之内(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之后才加上了全书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4]876-887})。于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和主体条件将同时具备(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物质生活资料充裕的社会)。但是,在现实历史进程中,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原因有二:一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特别是在欧洲一些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早已确立并处于狂飙突进之时,欧洲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广阔的东方世界)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二是资本对利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要突破各种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进行全球积累。二者原因交织在一起,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变得十分复杂。

首先是资本积累过程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整个世界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区域: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利润的追逐构成其全球积累资本的内在动力,国内市场出现的各种过剩和利润率持续下降则成为其全球积累资本的外在推力,于是,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本输出成为其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产业资本形态的划分,这种资本输出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其一,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进行输出(这也是资本输出的最初形式),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商品销售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这样,资本既缓解了其在国内市场运行的压力,又获得了较高利润,从而使得自身的积累得以延续。其二,以生产资本的形式进行输出(商品资本输出的升级版),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

区开办企业、就地取材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此过程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不仅为资本积累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生产原料和劳动力资源,而且成为其相对稳固的产品销售市场,由此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其三,以货币资本的形式进行输出(资本输出的高级形式),即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将资本借贷给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由政府或企业来获取收益。通过这一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实现了其资本的持续积累,而且使其对资本输入区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得到了加强。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资本输出过程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其在推进过程中往往辅之以各种非经济手段甚至军事行动,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殖民统治。

其次是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必然带来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这一基本的结论并没有随资本的全球积累而有所改变。但是,通过上述形式的资本输出活动,资本积累同其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其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则被转移到了作为资本输入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身上。具体而言:在商品资本输出过程中,借助于自身的生产和技术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输出的产品通常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所换取的则通常是输入地区的各种资源以及一些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农业产品。在双方贸易过程中,前者的价格要明显高于后者——正是通过这种价格“剪刀差”,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当中的一部分得以回流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在生产资本输出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直接使用资本输入地区廉价的生产材料进行生产,而且开始大量使用这些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此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其资本持续积累的同时,由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嫁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身上。在货币资本输出过程中,生产资本的输出所塑造出的贫困积累的转嫁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为货币资本输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通过收取资本的借贷利息来进行积累的活动——在这种形式中,作为资本输入区

域的劳动者几乎全部承担了这种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贫困积累。

最后是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生成环境的变化。从社会主义社会生成条件看,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在空间上的这种分离引发的是社会主义生成条件的分离:在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相对成熟,但由于这种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出去了,所以主体条件(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并没有随资本积累而相应地增长;在成为资本输入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积累不足,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相对贫乏,但由于其承担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代价(其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导致主体的革命性加速增长。前者可以简要地描述为“贫困积累不足而资本积累有余”,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相对成熟而主体条件(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相对贫乏;后者可以简要地描述为“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相对成熟而物质条件相对贫乏。因此,较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生成的一般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环境在这里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相对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和主体条件分属于不同区域、无法同时具备——由此而引出的是如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有可能吗?

问题二:若可能,社会主义制度是出现在“贫困积累不足而资本积累有余”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还是“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

问题三:原因是什么?

三、两大条件分离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

对于问题一和问题二,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回答,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其中的原因,即问题三,它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具体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物质条件相对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够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物质条件相对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和地区建立?大体上看,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但由于相应的主体条件(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并不具备,由此使得针对剥夺者的社会革命并没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者说取得成功。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的持续积累中得以保存并继续进行。具体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原因有二:其一,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资本输出在保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持续进行的同时,其所带来的贫困积累并没有完全施加到本国劳动人民身上,因此,主体的革命性并没有随这种资本积累而得到相应的增长。其二,在这种资本输出活动中,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借助于这一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起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自己的统治,如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惠及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通过这些举措,主体的革命性不仅没有得到增加,反而被进一步消解了。因此,由于主体条件不足,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的缺乏,针对剥夺者的社会革命并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发生并取得成功。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够通过革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大体上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得以生成的物质条件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相对不足,但主体条件却相对成熟并迅速发展。具体而言,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底层人民本身就处于比较贫困的境地,原有的统治阶级的盘剥和压榨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其革命性已初步具备;在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入地之后,这种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他们不仅要受到原有统治阶级的盘剥和压榨,还要受到国外资本的盘剥和压榨,由此使得其革命性迅速发展并率先成熟。在此条件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通常成为社会革命的高发区——关于这种社会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从理论上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

革命成功之后走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历史趋向性与主体选择性辩证关系原理,社会革命的这种性质和走向,取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处具体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本国或本地区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状况,二是外部环境。如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有强烈的革命意志、能够得到广大底层人民的支持,那么,资产阶级就会成为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使社会革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利用好外部环境、突破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限制,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得成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他们原本就存在着先天发育不足、力量相对软弱等问题,在同输入本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多方面的劣势使得他们要么陷入破产的境地、要么沦为国外资本的附庸。因此,他们一方面试图反抗,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在此情况下,即使他们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也只能作为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存在,这一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并不能因此而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第二种,社会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走向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革命的这种性质和走向,同样取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处具体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状况。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是人数最多的阶级,而由于受到多重势力的压榨,这一阶级同时也是革命意愿最为强烈、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阶级。但是,由于身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底层群众并未经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因此,要承担起领导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重任,还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条件之一是这一阶级能够认识到自身历史地位、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即从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这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对这一学说的学习与理解;条件之二是由这一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作用的发挥。这一政党一方面要具有顽强的斗志特别是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将人数众多的底层群众动员组织起来,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内外条件和

形势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历史进程中的生成已经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至此,从《资本论》中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出发,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简要概括如下:资本的全球积累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生成条件的分离,在资本积累有余而贫困积累不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物质条件相对充足,但由于资本积累得以持续进行且主体的革命性被日渐消解,由此使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在贫困积累有余而资本积累不足的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尽管物质条件相对贫乏,但由于主体的革命性率先成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指导以及当地马克思主义政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率先取得革命成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四、《资本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的当代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所遵循的正是上述逻辑。近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资本输出过程中,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由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外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以及之后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中国人民的贫困积累程度迅速达到顶点、革命性率先成熟;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一探索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根本成就”,它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8]7-8}。在开启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作为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资本论》不仅始终在场,且对这一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8]10}。从《资本论》中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层含义:其一,由于贫困积累有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主体条件特别是主体的革命性率先成熟,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

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后通过“三大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由于资本积累不足，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物质基础还相对贫乏，中国社会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以此为据，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了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征程。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不断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不断扩大其制度优势的历程。从《资本论》中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看，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成的物质条件，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孕育而成。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资本积累不足而贫困积累有余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在夯实社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的同时，不断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此外，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这种制度优势，还要不断巩固和扩大这些优势，特别是要有效避免《资本论》中所阐明的两极分化以及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危机，推动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内启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继续履行其历史使命创造了条件，对外开放则使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并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可视为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通

过利用、驾驭和导控资本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利用、驾驭和导控资本的能力和水平的过程。从《资本论》中阐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条件看，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之所以要利用资本，一是因为资本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因为资本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并未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完成，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条件下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因为当代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如列宁所说，“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而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9]。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之所以要驾驭和导控资本，是因为资本增殖本身在这里并非目的，而是用来推动社会生产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和国计民生的手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9]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1.

(责任编辑:邓文斌)